

藏族作家应邀参加中国文学对话诺贝尔文学座谈会

10月27日,由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大学法语系、“一带一路”中国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基金、中作鼎坚(北京)艺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举办的“中国文学对话诺贝尔文学——首届观音山国际文学与生态文化发展论坛”在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举行。

200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著名作家勒·克萊齐奥和夫人热米娅,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协书记处书

记邱华栋,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、著名翻译家董强,著名作家、中外作家交流营、中国文学对话诺贝尔文学组委会主席赵曼彪,著名作家田瑛、曾凡华、80后新锐作家王威廉等40余位作家参会。藏族诗人、藏人文网文学频道主编刚杰·索木东应邀参会。

勒·克萊齐奥在20世纪70年代就倡导生态文学,关注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。巨有很大影响力《金银岛》《看不见的大路》《沙漠的女儿》等都是以生态

环境特色为背景框架创作的作品。他自少年时代就喜欢中国文化,一直坚持阅读中国文学经典作品,熟读《西游记》《山海经》和唐诗、宋词等。

本次论坛勒·克萊齐奥与中国作家针对中国生态文学发展态势进行深度探讨交流,并举行了“走向世界文学顶尖作品评选”启动仪式,发布了参评作品要求及评选委员会组成等信息。

据人民日报新媒体平台

8

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

听音十二章

◎罗凌

《a winter story》(钢琴)

《情书》是日本作家岩井俊二的小説,一个以爱与死为主题的故事,情节安排得很巧妙又不着痕迹,有早期韩剧的清新。日本音乐细听之下暗藏杀气,比如姬神的作品和各种尺八曲,但《情书》的同名电影原声《a winter story》却没有,它用非常唯美的音乐气场展现了一幅广袤的雪景,两个纯真的人儿,我不仅又想起了《血疑》、《绝唱》和《风雪黄昏》。

一痕雨雾,洗净了眼里的尘垢。过往的印记就在琴键上流淌,纯白,银黑,清亮。

握住伞,铺天盖地的墨水在苍茫间笔走宣纸,雨滴密密匝匝地种下,盛开着一种名为永恒的花,一首荒败的诗。紧拽着逃离的裙裾,想冲出桎梏,却发现,命运是大地,走到哪里都是命运。

雨在燃烧,坐守光阴两岸,生命的质感触手可及。无数个秋天聚合,以不可逆转的燎原的姿态,燃烧着青草。烈火莽莽,寒烟袅袅,瞬间的辉煌预示着永远的宁静。四季的逆流里,身影渺小如一粒草芥,那些心灵深处的忧伤,缓缓地,擦肩而过。

雨还在高处,不会止歇。凭海处的风浪,扑天盖地的啞哑,霎那间,又是流泻一地的湛蓝。那样磅礴的情绪,好像幽谷里的回声,渐近,又远,它以无止境宏大的态势袭来,又以哀怨的声音绝去,潮起潮落,旁若无人。像极了一场疏离的大雪,先将世界淹没,再还之以唯美的萌绿。而我,始终无法抵达嗜好与温暖,我与黄沙、与春天无边无际地冲刷下去,直至低谷,九天之间,竟听不见惊雷。心中高唱着的,那支浩然的歌终于被卷进了河流,这场死去的雨里,再也没有了热烈的气息可寻,我便沉入岁月底层,做回一滴泪,等待来年的妍红,雨水顺着叶脉,滴进古井。

重回岸上。在黑与白流泄的灰色里,谱一曲弦音。用食指、拇指和中指缝补宿命的悲戚,手中,开满了大朵大朵的花,放飞,便成了横斜的云。但我知道,它们还是会化作一袭烟雨,再度空漠或滂沱地落下。

巴赫《G弦上的咏叹调》(提琴)

巴赫被誉为“音乐之父”,足见他在世界音乐史上的地位,作为最伟大、最有水平的艺术家,他的乐曲有一种来自宗教的神圣。关于《G弦上的咏叹调》有一个传说,在宫廷舞会上,巴赫的大提琴被人做了手脚,除了G弦之外,所有的弦都断裂了。当大家准备看巴赫出丑的时候,他仅用一根G弦即兴演奏了一曲,就是今天的《G弦上的咏叹调》。歌德对这支曲子作了最好的阐释:“永恒的、和谐自身的对话,如同上帝创造世界之前,思想在心中的流动。好像没有了耳、没有了眼、没有了其他感官,而且我不需要它们,因为我的内心有一股律动源源而出。”在巴赫面前,文字是轻浮的,我更应屏息静气才对。

毫无疑问,我没有艺术细胞。但这不影响听音的赤诚,我的听觉亲和于那些音符。在我自以为是的解构下,音符们像园林里的花泛滥地盛开着,我追寻它们明显的变化,微小的颤抖,翻开落径上的层次,再将它们一一放逐。

这是重复的劳作,但每次都有新意。聆乐的过程也是感受的过程。任何人都可以否定这种懂得,但我怀着坚定的敬畏之心。在某个冰点或沸点上,我几乎可以看见一道灵光,就像作曲家脑海里偶然捕捉的顿悟,它迫使我又写下去,最好不要停止。

虚构的庭院。深冬的早晨,或者说在天明前的那场梦里,我一再地重复着这几个字。后来,我把它归结为对一种状态的总结。我们在光影下沐浴,动静交织,内中燃烧着火一样的金莲。我用一把手木刀,剥离了一棵大树的皮,清激的汁液流下来,化成了皃皃白雪,那超常规的幻想和回天之术,仿佛在洁净的湖水里练洗了七次,终于去了它该去的地方,我完成了与假面的告别。

树没有死。它以坚挺的力量逼进云霄,再也没有低头,唯有布满命运的大地明了阡陌纵横的痛楚。在虚构的庭院,只有相对的真实和飘忽的意象。所有纠缠的邪魔,背景都是惨白的,如果你不幸从墙上摔下去,你的伤口一定不会痊愈,因为,那是一种宿命。就像这段旋律,我们可以理性地分析它的乐理,了解它的所属究竟是协奏曲、奏鸣曲、交响曲,还是小夜曲,而探其实质,这一切不过是人为贴上的标签而已,真正的它独立成篇,是某种思想的再现,它在空落的时间里,与我们的闪念擦出了火花,你可以抛弃,也可以拥有。

跨出一道门其实很简单,虚构的庭院毕竟是虚构的,你只要有强大的内力就行。



瑞雪。其加达瓦 绘

东望长河是鱼通

◎廖仲康

敞开来牧放的大山羊叫饕獯子,畅放的山家叫香猪,和牛羚、岩羚等等野牲灵伙成群。逐季取肉,奔跑跑羊、跑跑猪,样辨是在猎狩野兽,还是在宰屠家畜。

三色天栗,芸豆黄豆,莽子玉米,点播在乱石窖空隙中,几乎不种自收。入秋,野猪老熊进庄稼地和人平分收成,人不觉亏欠,到時候猪腿熊掌都又是人正该获得的好处。土巴巴的白二季豆,那是山外人珍爱的雪山大豆,信能养肾。

鱼通猎俗,出奇的另类,原则是借野牲养人命。取之有度不滥猎,猎物见者有份不遭心。对山神敬畏而可通融,对母兽幼兽尊意保护。供俸的猎神是个娃娃模样,调皮中显灵异,神奇中具人情味。猎户,放狗的撵山仔,下套的吊裸仔,施咒的摧山仔,事猎,都是图的菜根子。后来,鸣火枪的打山仔问世,图财根子了,那时,山也就开始变空。如今,鱼通山民自觉愿封山禁猎已久,山,又渐复元气。

鱼通话属众多地脚话中的独特一种,至今在其社群内部延用。鱼通话语出语快捷,明朗清爽,隔山相应。下鱼通嚼嚼、若嚼、帮嚼、红嚼这四嚼一带,说川西北汉语,却加了秘,正言中间添奇音,成破吉话,倍到地脚话来事的样子,少有的人类语言现象。

鱼通民间口传文化奇妙,首重史诗性的盘祖。创世、盘祖,迁徙、落址一整套。花甲爷爷和乳齿孙儿俩,互逆一

根兰花烟杆嘞了,责无傍贷的授受。其次是神话故事,属守太阳的,互讲互听,文娱消闲,很是普及。另有童话童谣,是诤娃娃的,起幼教作用,初浅纯良。一度,文化工作者采风搜集找来的,也只是些诤娃娃和守太阳的内容,盘祖的那些,难得。不是鱼通人默生,是他们自珍。鱼通也讲格萨尔故事,不过格萨尔叫成了李国靖,事迹也不在草地在山区。又有凌蜜三王的传说,可对应墓葬,就该算着文史了。

鱼通神职,原始天然,人称阿巫公巴。主持红白二喜,占卜凶吉取舍,为人医疾驱邪,法事规矩,自行一套。别于本波别于喇嘛的阿巫公巴,有蛮端公之谓。从鱼通河深入半山,那儿有古典的金花娘娘庙和白玛将军庙,众地氏共俸,属民俗宗教呢还是属宗教化民俗,就一味奇。十二年一轮的羊年会。让正经的羌寨人家羡慕。

鱼通人,男子身上,大盘头,阔腰带,粗绑腿,出名的三道箍打扮配半肚子皮包和裤刀,外加如铠似甲的野牛皮褂,雄势得很。女子些彩穗头帕云云鞋,秀气,长衫前襟短后襟长,上山下河飘飘欲仙。背个篾编夹层竹筐篋,系带横在前额,极具风情。成年女子,有舅舅伴了,择清闲日子蹀门走入户,自己找男人对象定终生,和意了,用围裙掩脸面,示情愿。打箭炉旧民谣道的是:东关上的风,瓦斯沟的葱,要讨婆娘下鱼通。鱼通好女子,在

于爱人,不在于娇贵。

鱼通饮食,三吹三打的火烧玉米馍馍夹肥猪膘,讲究的是经饕。惯喝酸菜汤,有谚:三天不吃酸,做事打穿穿。各色荤素野味山珍,是隋情的口福。家酿酒伴酥油蜂蜂蜜,常饮,壮人筋骨,旺人精神。

鱼通人居住的庄房,石砌的墙统子木构的梁柱子,房顶加个厝口楼凉台,与木雅碉房嘉绒碉房都不同,成了风格。墙角是房神,称角角神时,是砌匠的职业神明。家神是火塘,及火塘上的三锅庄。家庭中,长辈当家,女子持家。

鱼通出行,善走山路的矮驮马,是主要运载动力。翻山越岭的,过栈桥过峭壁,鸡心梁子落鹰岩,都是绝境,一路惊魂动魄。山间茅路险峻,人走来却一阵风,脚下麻窝子草鞋如神助,稳当而迅速。

宏观了看,往东,鱼通人文涉及青衣光,往西,“鱼通销铜”设在雅砻江畔,向北嘉绒为邻,向南摩梭成友,就不好只把鱼通定在鱼通河流域。纵然,总是想把鱼通扯到康定的事上粘起,却会越说得多,鱼通越独特。盐源县老龙头出土的杖首人物饰,那人样儿简直就是鱼通娃,一并别呈样式的金沙太阳神鸟纹,扯起鱼通话就长,候着专家学者出著作呢。只是担着丁点儿忧:研究鱼通,用点心肠上点手,莫来迟了哈,现代文明中,这些遗存湮没得快呢。

独一无二的创举,它充分体现了傣家人对水井的尊敬,和傣家人对水的虔诚崇拜。水井建成的那天便定为该井的“祭井日”。到了“祭井日”这天,全寨男女老少都穿着民族盛装,来到水井旁清扫卫生:妇女清扫井旁的杂物,并将井台、井栏、井筒擦拭干净;壮年男子则下到井底,进行清洗,将井沉积的淤泥淘净;而村寨中的年长者,则会亮出自己多年的手艺,将井罩彩绘一新,同时也将井上的佛塔修补、粉饰一新,使这眼井年年以崭新的姿容迎接勤劳的傣家人。

井如神祇。在傣乡,人们视井如神灵,不仅珍爱维系他们生命之脉的水井,而且护井如神祇,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,傣家人对水井也是敬若神明:孩子们从不到井边玩耍,妇女们从不在井边淘米洗菜洗衣服,男人们也从不在井边饮牲畜,每个人都会随时冲刷井台、护栏,清理附近的杂草杂物……这此虽然与傣族人民爱清洁卫生的良好习惯分不开,但也不难看出傣族人民对水的感情和崇敬。

如果说旖旎的风光是傣乡引以自豪的话,那么傣族水井就是傣乡千百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它展现的不仅仅是傣族人独特悠久的水文化民俗,还有傣族人水一样洁净无私,纯真向上的美好心灵。



园林遐思

◎王家年

苏州园林始于春秋时期吴国建都姑苏时,形成于五代,成熟于宋代,兴旺鼎盛于明清。苏州各色园林对外开放的有沧浪亭、狮子林、拙政园、留园、网师园、怡园等。

怡园,我从逶迤的假山后,隐约的亭榭中,穿过棠云梨雨,摇曳的竹影,似有断断续续的琴声隐隐飘来。我四处寻觅,琴声来自何处?过玉虹亭,清石舫到锁绿轩,再绕西部假山南下,至坡仙馆,都不见演奏人。1919年中秋,怡园主人为弘扬琴文化,特邀上海、扬州、重庆、湖南等地琴师,在怡园举行琴会,在中国近代琴学史上,谱写了新的篇章。“怡园琴会”,成为琴友相聚的活动。1992年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古琴家吴兆基等人,再续“怡园琴会”,绝响多年的古琴声又在怡园回响……

西面“石听琴室”,庭院中有湖石,如一老者俯首听琴,那情态惟妙惟肖。原来如此,不必再寻演奏人,这里有太多太多琴文化积淀,每一个空间都散发着古琴的馨香。怡园不大,如一玲珑的艺术宝库,建园者善于吸取各国之长,巧置山水。复廊仿沧浪亭,水池效网师园,假山学环秀山庄,洞壑摹狮子林,早船拟拙政园,布局自然优美,堪称园中精品。我见过不少园林,多偏重视觉美建造,怡园把视觉美和听觉美,统一得如此和谐自然,让人一路进园里,就心旷神怡。

我走进沧浪亭,院里院外尽是碧水蓝天,复廊有漏窗把园林内外的山山水水融为一体。有人说:“千古沧浪水一洼,沧浪亭,水之亭也。”

我看那盘旋的石径,葱茏的古木,蔓生的藤萝,丛丛的野卉,仿佛人迹罕至,这正是诗人画家待开发的处女地。追溯建亭伊始,更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,亭子的主人,就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舜钦,沧浪亭又是有感于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”而得名。亭建完后,主人便写了《沧浪亭记》,又邀请欧阳修写了《沧浪亭》长诗。诗文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,从此沧浪亭名震华夏,数不清的名人游客来了又去,去了再来,留下诸多佳作流光溢彩。

我在园里细细寻觅,还有一些妙趣横生的故事。园中最大的主体建筑“明道堂”,有乾隆南巡时,在此召苏州评弹艺人王周士说书的传说,传说皇帝听书入了迷,觉都不想睡。到山顶,沧浪亭在千年古木的映衬下飞檐凌空,荡人心魄,数百年来,它多少次赋予骚人墨客以灵感,让他们纵情挥毫泼墨,为中华文明增添了几多新美。

亭子不远处的石凳上,有位红衣少女,正捧一本诗集在聚精会神地读,那正是一株花蕾,在沧浪亭这片文学艺术的沃土上含苞待放。

狮子林被称为假山王国,我进园中看山,明知是假的,进山后却以为是真切切的。山路有九条,蜿蜒蜿蜒,上上下下,有时楼台隐现,有时峰回路转,路边有石峰、石笋,石缝里长着古木、松柏,石笋上悬着野花、葛藤。山中有岭,峰,谷,坳,时而穿洞,时而过桥,左绕右拐,来回往复,如入迷宫。

我边走边欣赏千姿百态的湖石,多数像狮子,大小五百来头,有怒吼的,有酣睡的,有嬉戏的,有打闹的,或卧,或立,或大,或小,或肥,或瘦,百态千姿。

如此精妙的假山王国,谁观后不拍案叫绝。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,先后六次入狮子林观赏,并留下承德和诗作。回京后下令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,各仿建了一处“狮子林”。

假山王国的子民,自然是那些千奇百怪的石头,国君就是设计、指挥建造园林的艺术大师,这位国君真是上天赋予了灵感,能把冷冰冰的石头堆积成魔力无穷的王国,让成千上万人在此流连忘返,令人叹为观止。

苏州园林在世界造园史上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,以写意山水的高超艺术手法,蕴含浓厚的传统思想和文化内涵,为东方文明的造园艺术典范。